

化石的碎片

自序

趁我現在還沒變做化石，很可以做一些見我自己所願意做的事情；然而我終究要變做化石的。假定一個人的壽命，只有七十歲，那末，離做化石的時期也不遠了；進一層說：即使是全生命的二分之一弱早已變做化石了，不過還有二分之一有奇的化石，現在正才繼續堆積。我想；我回想這已成的差不多二分之一化石，雖然是碎亂的，沒有像承成岩的整齊而明晰；然而東鱗西爪，未始毫無線索可以推求；雖沒有最近二十年前湯陰的龜甲獸骨和本年新鄭孟津兩縣的古物一樣的有文化上的關係；然而個人的思想和他的時代精神，未始不可供歷史家的研究。我只希望把這已成的化石碎片搜集攏來——對於人家的喜歡不喜歡，我可管不得；材料的有沒價值，我更無用心的必要。——只要能想的想得起，要寫的寫得出，我搜集的功夫，可便算完了。將來搜集完全了，不出土，或者永遠的不出土，這又是另一個問題；然而化石終究是化石。我想：我也很願意的！

化石的碎片

以上是我當時的一些感想。現在我搜集的功夫總算完了——雖然只有我已成化石的三分

之二。好在其餘的三分之一，在朋友贈我的和我自己別篇的作品裏都有，——只要我全體變做化石的時期沒有這樣的快——搜集是不難的。比來，天寒日薄，硯水筆凍，我想也可以休息了。不知道我的心裏爲着甚麼？忽然又要把這已搜得的材料去發刊，急急乎先要把牠出土，不是太無聊嗎？然而我也只有照着我心裏所願意的去做，因爲我對於牠從沒一次拒絕過，正和以前牠要求我去搜集一樣。發刊也好，出土也好，橫豎我的心能得安甯，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如果有和我同情的朋友，肯給我客觀的批評，這是我望外的榮幸。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雪門

一 爲什麼不關照呢

距今三十年前，我還像一箇爬虫動物，起居行動，要別人來代我負責；那時負這個責任的是一位張媽，我是叫她阿姐的。有一天她抱着我走出大門，站在賣餛飩人的擔傍。大門口進進出出好多的人；因爲舅舅的婚事剛了，拆喜棚的司務和還物件的幫工，正是他們盡職責的時期。她不知看見了甚麼，好像尋物似的沿着大牆轉到後門；又從後門趕緊的轉向家裏；我口

裏還嚷着要繃，她已轉到外祖母的窗櫺外面了。「太太！今夜要當心！」她這樣無頭無腦的說：我外祖母清瘦的面龐，帶着一副圓眼鏡，正才做活。她緩緩地說：「阿張，你老是大驚小怪的，現在又看見了甚麼？直着聲亂嚷，不要把孩子嚇壞啊！」「太太！這是實在的！我不說謊！確實有一箇人負一枝長竹竿，從大門轉到後門；又從後門轉到大門；來來往往好多次了。而且把竹竿倚在牆頭，不要是賊罷？他是來看路徑的？您不信？請另打發人去看！」說完了又走出門外去。我因為看不見甚麼，纏着她問：甚麼是叫做「賊」甚麼叫做「看路徑」？她就坐在大門的階石上，給我講賊的故事。我怕了，兩隻眼睛閉得緊緊的，就漸漸地睡熟了。

這一晚睡的時候，我的母親舅舅都坐在外祖母房裏談阿媽日間的事情；桌上菜油燈盞上結了一個頂大的燈花——外祖母是很歡喜燈花的，說是財香，老不肯讓人剔去。——露拍一聲，燈花四散，室裏驟放光明。外祖母說：「燈花爆，賊無告；賊在門外聽，賊拿來釘。」舅舅說：「我們無事防微有事，總還是小心一些好。」母親說：「阿王，你關照堂後睡的人一聲——大家今夜小心些。」阿王是養我母親的，我是叫她婆婆，她和我都睡在外祖母的